

元自实奇遇记

2010-6-18

元代末年有一个人名叫元自实，是山东人，生来质朴鲁钝，不通文墨，但家境很富足，以田地庄院所得为生。同乡还有一个人名叫缪材，授得福建一个官职，因缺少路费，便到元自实处借了二百两银子。元自实因为同乡交情很深，也不向他借条，就如数借给了他。

元至正末年，山东大乱，元自实被成群结队的强盗抢劫，家财一空。当时，福建一带很是安定。于是，元自实带着妻子儿女前往福州，打算投靠缪材。到了福州以后，找人一问，缪材果然掌权执政，颇有威势权力，门第显赫。元自实十分高兴，但是在艰险困苦的处境下，由于长途跋涉衣服破烂，不敢马上去见他。于是在城中租赁了房子，安顿下妻子儿女，整饬衣帽，选择日子前往拜访。正巧，碰上缪材外出，就拜谒于马前。缪材起初好像不认识他一样，等到聊起家乡，通报姓名，才感到惊讶并表示道歉。遂即引他进屋，并以宾主的礼节相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喝完茶，就送客了。

第二天，元自实又去了缪府，也不过招待三杯酒和茶果而已，全然没有一点眷顾的意思，也不说起借银两的事儿。元自实回到住所，旅舍凄凉，妻子儿女埋怨道：“你不远万里来投靠熟人，所为何事？今天被三杯薄酒一搪塞，就不发一言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！”

元自实迫不得已，第三天再次前往造访，可缪材好像已经十分讨厌他了。元自实正要开口，缪材急忙说：“过去承蒙你借给我路费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不敢忘记；不过我现在仕途萧条，俸禄微薄，但老朋友远来，岂敢辜负恩德？希望能将借条还我，我自当如数陆续奉还你借给我的银两。”

元自实听闻此言，惶恐的说：“我与你是同乡，从小交往深密，周济你的急难，向来没有借条，你今天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”缪材神色严肃的说：“借条确实有，只恐怕兵火之后，您已经丢失了。但是有没有借条，我也不去计较了，只希望放宽期限，让我尽力偿还。”元自实见他这么说了，最后只能退出，心中责怪他如此巧诈狂妄，忘恩负义。半个月以后，元自实再次登门，缪材只用好话打发他，终究不给恩人一文钱。就这样反覆推托，于是很快过了半年。

当地有一个小寺院，元自实到缪家，寺院正好在中途，所以他就经常在门下歇脚。寺院主持轩辕翁，是个修炼人，看到元自实经常往来，日子长了，就同他答话，因此彼此就熟悉了。时值隆冬，已近新年，元自实穷困到了极点，只好又到缪家，拜求并且哭泣道：新年临近，妻子儿女饥寒交迫，袋里没有一文钱，米缸里没有一点余粮。过去你所欠的银两，今天我也不敢再求你归还，只求您怜悯怜悯我吧！说着，竟一头跪了下去。

缪材扶他起来，扳着指头算日子，告诉他说：“再过十天，应该是除夕，你可以在家专心等待，我从俸禄中分给你禄米二石、银子两锭，派人快马送到你家，作为过年的费用，希望不要以少为怪。”并且又再三叮嘱，不用外出等候，只要在家就行了。

元自实感激而回。到家后，他就用缪材的话来安慰妻子儿女。到了那一天，全家盼望。元自实端坐在床上，派小儿子到闾里的门前打探。一会儿，小儿子跑回来说：“有人背着米到了。”他听了就急忙出家门等候，谁知那人经过他们家时看都不看一眼，元自实还以为来的人不认识他们家，急忙赶上去问他，那人却说：“这是张员外给塾师的粮食。”

元自实遂默然回家。一会儿，小儿子又奔回来告诉他：“有人带着钱来了。”他又急忙出去迎接，可那人还是过他们家也不进来。再追上去探问，那人则说：“这是李县令临别时赠送给游子的钱。”元自实闻言，怏然而感到惭愧。这样的情况一连有好几次，到了晚上，竟然还是一无踪迹和音信。

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元自实被缪材一骗再骗，家中已经一粒米、一束柴都没有了，妻子儿女相对哭泣。元自实愤恨的不能自制，暗地里磨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坐着等待天亮。等到鸡叫更鼓停止，他就直接奔往缪家，打算等缪材出门时一刀将他刺死。此时，东方还没有发白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只有小寺院中的轩辕翁正

点着蜡烛诵经，对门而坐。他看见元自实往前行走，后面有奇形怪状的几十个鬼跟着，有的鬼拿着刀剑，有的鬼执持椎凿，披头散发，裸露身体，样子很是凶恶。

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元自实又回来了。后面有百来个头戴金冠，身佩玉佩的人跟随，有的振扬幢幡伞盖，有的举着旌幡等旗帜，和颜悦色，样子十分安闲。轩辕翁不明所以，诵完经，他就前去造访元自实。坐定以后，轩辕翁问道：今天早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去时匆匆，而回来缓缓？希望说来听听。元自实不敢隐瞒，全部说了出来：繆材忘恩负义，搞的我困顿之至！今天早上，我确实身怀磨砺的快刀，打算前往杀掉他以报此仇！等到了他家门口，我忽然想：他确实得罪了我，可他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呢？而且，他还有老母在堂，今天我若杀了他，他们全家又依靠什么呢？宁可人家辜负我，不可我辜负别人。于是我忍了这口气回家了。

轩辕翁听说后，祝贺他说：“您这么做将会有后福，因为神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”元自实问他缘故，轩辕翁说：“你有一念之恶，凶鬼就到了；你有一念之善，福神就降临了。这就如同影子附形，如同回响应声而起。由此可知暗室之内，仓卒之间，不可萌发做恶之心，不可犯罪而有损德行。”于是把自己所看到的都告诉了他，并且百般抚慰，又拿出一些钱米来救助他的急难。可谁又能料到，当天晚上，元自实竟出了事，掉入了井中。

话说元自实掉入井中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井水竟忽然分开，两岸石壁陡峭，如刀削一般，当中有一条狭路，仅仅能供人行走。元自实摸着石壁行走，差不多有几百步，石壁终止而路也断了，露出一洞口，里面天地开阔，日月照临，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元自实也就走了进去，不久他看见一座大宫殿，匾额上用金字题着“三山福地”四个大字。元自实瞻仰后进入宫殿，只见长廊中静悄悄的，古殿里烟消火灭。他徘徊不前，四面察看，却杳无人影，只听到钟磬之声，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。元自实饥饿难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睡在石坛的旁边。

忽然有一个道士，穿着青色的道袍，振响着雪白的玉，来到元自实面前，叫他起来，笑着问道：“翰林公了解出门在外的滋味了吗？”元自实拱手回答道：“远离故乡的滋味，我已经尝够了。不过这‘翰林’的称呼，却不知缘何而来？”道士说：“你难道不记得在兴圣殿起草西蕃诏书的事了么？”元自实说：“我乃是山东平民，年届四十，目不识丁，生平未曾游览过京城，怎么会有起草诏书之说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你大概是被饥火所迫，无暇记忆以前的事情了。”于是，从袖中拿出几枚梨、枣让元自实吃下去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叫做交梨、火枣。吃了之后，可以知道过去的事情。”

元自实吃完梨、枣，清醒觉悟，于是记起了前世当学士的时候，在京城大都的兴圣殿边起草西蕃诏书的事，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随即问道士：“我前世犯了什么罪，今世要受这样的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你也没什么大的罪过，只是在职的时候，以文学自高自傲，不肯提拔后学，所以今世让你愚昧不识字；以爵位自我尊大，不肯结交接待游子，所以今世让你到处漂泊无处依止。”

元自实听了，就指斥当代的高官而问道士：“某人身为丞相，却贪婪无厌，公然贿赂，他日应当受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无厌鬼王，地下有十个炉子来熔炼他的横财，现在他的福份也已满了，应当受到囚禁的灾祸。”

元自实又问道：“某人身居平章高位，却不约束军士，杀害良民，他日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多杀鬼王，有三百鬼兵，都是铜头铁额，助他为虐。现在，他的命运衰竭，应当受到身体分割截断的祸殃。”

元自实接着又问：“某人为监司，但是那里的刑罚不振肃；某人为郡守，而那里的赋税劳役不均匀；某人为宣慰使，没听说宣慰什么事；某人为经略使，没听说经略什么方面，那么这些人又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这些人脚镣手铐都已经加在身上，铁索也已系在脖子上，像是一堆腐烂的肉，如同一把肮脏的骨头，纯粹是等待杀戮的活鬼，哪里值得推测啊！”

元自实于是又问繆材欠债的事。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王将军的管库人，财物怎么能够随便乱动用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不出三年，世道会大变动，大祸将要来临，十分可怕。你应该选择地方居住，否则恐怕会受牵连，遭到祸殃。”

元自实听了，求道士给他指示躲避兵火的地方。道士说：“福清可以。”又说：“不如福宁。”这番话说完，又对元自实说：“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，家里人都很盼望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”元自实告诉他认识回路，道士就指了一条路让他回去，于是元自实向道士拜了两拜告别了。元自实走了二里多路，在山后发现了一个洞可以出去。

回到家里一看，仙境中不到一日，地上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。元自实相信道士的预言，急忙携带妻子儿女直接迁居到福宁乡村中，开垦田地度日。一日，当他挥舞锄头时，忽然听到土下铮然有声，得到埋藏在地下的银子四锭，家境逐渐安康丰足。其后天下大乱，很多官吏都被杀了，而缪材也被王将军所杀，家财也都归了王将军。以岁月来算，仅仅三年，道士的预言就全部应验了。

看了这则故事，不仅情节曲折，而且颇多令人回味之处。元自实今生所受的一切苦，竟全是因为他前世有自高自傲等缺点所致，可见善恶到头一定有报。

今生表面上看是缪材忘恩负义，辜负了元自实。实质上看缪材竟然是王将军的管库人，在神的安排中，他的一切财产在将来都要还给王将军的，自然不能乱动王将军将来的钱财，从这一点上看缪材倒是挺“忠于职守”的。可见世人眼中的事实，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质。

再看元自实因为看不到因缘关系，又受了很大的苦，差一点就要去刺杀缪材，后来回心转意，心生善念。在另外空间里看这一过程，动了恶念就有恶鬼跟随；恶念消除善念萌生后，就有福神跟从，最后竟由此得福报有奇遇，乱世之中保了平安。古人说的“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”这一句话真是对呀！

再看元自实由井中进入仙境后，那道士告诉他那些祸害人民的恶官、贪官们不久都将遭报应，最后竟全都应验了，再次向人显示了善恶必报的理。道士又告诉元自实到福宁去，可在乱世中保平安，元自实果真相信，结果真的平安度过了乱世。

（资料来源：《剪灯新话》）